

长篇爱情小说

曼荼罗·红(上)

Mantuluo Hong (Shang)

海旻/著



We are fated to fade away, but the
affliction and passion of youth will never be worn away.



爱情小说丛书 总策划 / 白沙

爱与欲交织的情感纠葛，那么伤，那么痛……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曼荼罗·红

(上)

海旻 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荼罗·红. 上 / 海旻著.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304-06444-0

I. ①曼… II. ①海…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2239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曼荼罗·红(上)

Mantuluo Hong (Shang)

海旻 著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唐 星

版式设计: 徐小如

责任编辑: 钟亚军

责任印制: 吴勇强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 册

版本: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362 千字

书号: ISBN 978-7-304-06444-0

定价: 36.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序：一代人的悲怆

读海旻的《曼荼罗·红》，那种感触也许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悲怆。在作品很多震撼人心的精彩篇章里，都可以感受到这种诗意的、忧郁的、深沉的悲怆。在这种基调中，作品所阐发的，不仅是对于一代人青春伤逝的悲悼，更是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洞察。在这个意义上，作品体现出一种热烈、诚挚而又尖锐、冷酷的悲剧风格，有种堪比希腊悲剧那样撕裂人心的悲壮美。

文学是探索人心、人性的艺术。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这句言简意赅的名言，一语道破了文学的实质。任何经典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人物塑造这一主旨。时代可以更迭，故事也可以重复，但是那些创造了卓越的艺术形象的作品，却可以获得恒久的艺术生命：唐·吉珂德，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于连·索雷尔，包法利夫人，基督山伯爵，思嘉·奥哈拉，等等，所有这些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文学典型，无不如此。因此，只有从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入手，在针对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命运以及人与人、人与时代关系的探究中，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题、背景和社会意义。

《曼荼罗·红》使用第一人称，讲述了当代年轻人在生存竞争与情感蜕变之间的撕裂与挣扎，虽然这个主题并不算新鲜，但那种深刻、博大的精神追求却是海旻独有的。在文中，主人公用特立独行的思维来冷静地思考世界，作者用小人物的思维，切割出一个个真实的社会人。海旻的笔调是关怀的，冰冷、严峻的现实往往被细腻、严肃的哲理思考所净化，笔触视野之大，生命哲学之广，情感之细腻和胸怀之广阔，都体现出作者对现实与人生敏锐、深刻的独特感受。

青春的伤痛正是一代人悲怆的最好诠释，《曼荼罗·红》用低吟轻唱倾诉出这段伤逝的悲悼，读来令人警醒、刺痛、辛酸又怜惜。我不禁在想，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皮囊和里瓢，而我们这一代人，撑起一具具肉体的灵魂和思想又该是什么？这些在我们匍匐的青春甚至今后的遭遇中，又掺进了多少真实的生活？

海旻钟爱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的诸多传统都可以在他的文中得到体现，比如，那种宏大、开阔的叙事话语，精细入微的写实手法让人想到托尔斯泰；那种痉挛而狂乱、近乎病态的心理分析则显然是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而连绵不断的抒情片段，对自然风物的关注、热爱与精心描绘，又具有屠格涅夫式的纯净与优美。作为一部长篇巨制，海旻的叙述风格张弛自如，情节的展开犹如花朵绽放一样自然而舒展，又让人想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总体看来，海晏的叙事风格有一种欧洲古典文学的典雅与绵密，特别是受到俄语文学的诸多影响，尤其是那种繁复、缜密，构造严整、修饰性极强的语言，明显具有西方语言形式化、分析化的思维特征，与传统汉语文学简约、凝练的直观性、意象性思维颇不相同。当然，学习和借鉴是必要的，但毕竟作品反映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特色。这种艺术上的融会与创新，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都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然而他们都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作家；川端康成受到欧洲意识流文学的启发，然而他把意识流改造成具有日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心理浮世绘。我也衷心地希望海晏能够在融会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成为当代汉语文学走向世界的新探索。

值得一叙的是作品中极具艺术特色的心理分析。精细入微的心理刻画历来为西方文学所崇尚，从《哈姆雷特》中的心理独白经典片段，《红与黑》中揭示内心世界的“灵魂哲学诗”，到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沉重、阴郁的病态心理剖析，乃至二十世纪蔚然壮观的意识流思潮，西方文学对于内心世界的探索、描绘与刻画，甚至臻于极致，比如乔伊斯那种故弄玄虚的、全然混乱到不知所云的“天书”。从文本中，可以看到海晏对于西方文学，包括西方古典作品和现代派文学在心理剖析、描绘、刻画方面的诸多艺术方法的使用和借鉴，然而，这种借鉴绝不是单纯地模仿，而是具有明显的东方思维的特点，尤其是受到佛教哲学的深刻影响。

其一，对于人物心理状态的分析不是单纯的西方思维的主客分离，孤立地描写人物的内在心理，而是具有东方哲学“物我相融”“心物一元”的特点，将人物的内心情绪、状态转移投射到自然风物上去，表现出东方思维尤其是佛教哲学把客观存在主观化的鲜明特色。比如作品第三卷第十二节那段关于“仰望星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描绘，把自然风物彻底主观化，契入人物的意识流动之中，表现出佛教哲学注重从直觉观照的内心证悟中获得精神“超脱”的美学追求。

其二，使用西方精神分析学和意识流的心理学方法，扩大心理联想和思虑的范围，深度开掘人物的内在世界，但又摒弃了西方意识流作品思维随意跳跃、缺乏连贯导致的叙述混乱，甚至梦游、呓语般的文字游戏，而是注重按照心理活动的内在规律，让心理联想和思虑有次序地展开，类似佛教因缘学说中的“次第缘”和“所缘缘”，使阅读在文本层面严谨、工整、流畅、有秩序。

其三，作品中借助主人公的内心思虑而展现出来的心理探索具有鲜明的思辨特色，而且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内容，那就是关于维系人的存在和赋予人的存在以终极价值的终极关怀，而这也是宗教哲学的本质。

缜密的文笔，深邃的哲思，跌宕的情节，忧郁、空灵的“物之哀”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调。在此，主人公不再是战胜自己、拯救自己的英雄式人物，而是一个性格复杂、爱恨交织，让人既怜爱又厌恨的多面人物。海晏以深刻的洞察力写出了这个人物全部的复杂性，人性的内在冲突在生活的激流中得到充分展现。人性不正是如此吗？自恋又自卑，伟大又渺小，在现实世界中举步维

艰地挣扎与搏斗，来自超越的精神领域不可捉摸的惶惑与敬畏，负有原罪又渴望宽宥，沉沦红尘苦海又企求精神超越，等等。其他角色纷纷扰扰地铺散于主人公方序的生活视野中，以方序之视角探究活在当下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时代，个人的思考与抉择不仅塑造着他自身，更诠释着人生的价值与人性的复杂与幽暗，这些都在作品中一一呈现。这是叙述新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精神纪念碑，分析属于我们当下的社会心态和生存现状。当理想与现实撕裂，男性与女性冲突，虚幻与真实相撞，人格与欲望纠结，城市与乡村相遇，感情与人心割裂，生存与死亡对峙，等等，所有这些终极的探讨和追问都将在作品中清晰而隐忍地一一铺展开来，我们读来，会心痛，更会反思，而这正是读者所思考、关注的。一部作品除振奋人心之外，反思和内省则如前进的车辙，文学正发挥着助推的作用，本书无疑有此作用。

之所以说这部作品沉重，是因为这部作品始终贯穿着一个沉重的思考：那就是对人生的终极目的、终极价值进行追问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旻的价值显然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广阔的思想领域。我认为，这才是他真正胜出于这个时代的根本所在。如同托尔斯泰的心理辩证法一样，海旻似乎习惯于把深刻的精神思考与从心理分析剖析人物、塑造形象的艺术方法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的人物塑造极其真实而深刻，尤其是对于使用第一人称描写的主人公的那种复杂而宏阔的精神世界的刻画。从这个方面说，这部作品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协调与融合，把思辨推理变成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式，在灵魂层次揭示了人的内在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作品中那些借助主人公的心理分析而出现的连篇累牍的哲学思考和说教，也违背了文学的原则，成了作者本人的思想传声筒，这是需要指出的弊病。因为，在文学中，任何关于对人生命运和存在之谜的分析与破解，都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要通过人物的喜怒哀乐来传递，只有从人物塑造的根本目的出发，才是文学的途径。

海旻是深刻、真挚的，他的文字有一种卢梭式的坦荡、赤诚与热烈；海旻又是优雅、细腻的，尤其是作品中那些繁复、缜密的心理剖析和精细、逼真的关于精神内省的意识流，又神似普鲁斯特。所以，让我们给予海旻这位认真执着于严肃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以足够的支持和鼓励。一部优秀的作品诞生不易，被读者认可更不容易，我相信海旻以他的赤诚之心铸就的作品，一定会得到读者的认可。当海旻还在他的陋室里三番五次改易作品时，我很感谢他的认真，感谢他力求对文字精益求精的唯美追求与偏执。这部作品的完成，我期待能给很多人带来震撼。海旻无愧读者，而我们的肯定，也是给辛苦劳作的作家的一份宽慰。我相信，海旻的作品及他的名字，会在文学界刮起一阵旋风。我暂且祝愿他创作成功！

安然

2013.3.13

自序：平等周遍十法界

曼荼罗，梵文Mandala，意思是轮圆，意译为坛城，印度哲学中表示对于存在、本质，对于完整的自我统一体的显现与持有。简言之，也就是心的宇宙。曼荼罗代表的超经验境界，在印度教和佛教中多以直观的艺术形式表现为具足庄严、万象森列的宇宙图景，表示平等周遍十法界的宗教理想。

分析心理学认为，曼荼罗的结构原型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是先天、普遍的精神机能潜藏的心理结构的外在投射。任何一个曼荼罗图式都有各自的中心和边缘，而且指向一个意识核心，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个人无意识内容，即情结，是内在人格的感性显现。比如不同信仰的宗教信徒绘制的曼荼罗，其意识核心可能就是各自崇奉的至高无上的神明。一个国王心中的曼荼罗图景也许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近臣为羽翼、以武士为藩屏、以臣民为界限的王国。同样，一个寺庙、一座城池、一个理念、一个幻想，乃至任一物质或精神实体都有各自的曼荼罗图式。

虽然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人格结构，但所有的个人无意识最终植根于作为先天、普遍的精神机能的人类集体无意识之中，这就是曼荼罗的结构原型。在此，作为根基的心理支点就是呈现在精神之中的、宇宙万有的终极本源和中心，于宗教而言，就是梵、天堂、净土、宁静的中心，等等。因此，宗教修行的途径，也就是通往内心深处的终极自我的精神历程。在佛教来说，也就是领悟到我们和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之为一个整体与浩瀚无垠的宇宙本有的统一。

十法界是佛教对于一切有情众生的统称。法界：法，事物、存在；界，境域、类别；融会、统摄一切万有称为法界。佛教从宗教修持的角度，以迷、悟为尺度，将一切有情众生分为凡、圣两大类，即六凡、四圣十个层次，统称十法界。六凡即六道，指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和地狱，四圣指三乘，即声闻、缘觉、菩萨和佛。佛教认为，每一法界的众生根据自己的业力而形成彼此不同的果报世界。佛所见不同于人所见，人所见亦不同于鬼所见。譬如人所见之饮食在饿鬼眼里则是脓血粪秽。业力不同故也。

佛教认为，十法界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互相蕴含、彼此转化的，因为任何一法界都同时具足着其他九法界，谓之“十界互具”。佛、菩萨可以现身在六凡之中，度化众生，譬如地藏菩萨誓愿度尽地狱众生而长居“秽土”，现声闻相，而地狱、饿鬼、畜生道的众生也可以经过修持而上达至佛、菩萨的地位，譬如白娘子经过千年修行化成人身。佛、菩萨的地位，也是累劫修行的果报。按照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决定十法界众生升降沉浮的原因是众生各自的业力。

业力，在人来说，也就是一个人所作、所说、所想的全部内容，即身、语、意三业。众生的行为和支配行为的意志，就是业力。今生的果报来自前世的业力，今生的业力又会在遥远的未来产生新的果报，因此，业力是众生生死流转的动力。业力有善有恶，果报有好有坏，决定业力善恶的，就是众生的“一念心”。

在佛教看来，一切宇宙万有都是心的显现，作为业力的表象而存在，都是缘起的、暂时的、虚幻的、不真实的，不明白这个根本道理，就是“无明”。因为无明而生起贪嗔痴慢，造出杀盗淫妄诸业，从而陷入生死轮回，万劫不复。想脱离生死轮回，唯有从“无明”中觉悟过来，觉悟的智慧就是“菩提”，已经觉悟的人，就是佛、菩萨，觉悟的境界就是“涅槃”。

在六凡法界中，众生缘心识逐外境而生诸善恶业，随业受报，相续不断，陷于“老病生死苦海”，轮回无已。由于六凡法界的众生还没有“断烦恼，了生死”，因此称凡。而四圣法界的众生都已消除业障，证悟解脱，永离生死，不受六道轮回之苦，故称圣。

因此，在佛教看来，一切众生的根本解脱之道就在于修心，把持、控制和支配自己的“一念心”。“一心具足十法界。”“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十法界的一切善恶、净染之性，悲欢、苦乐之果，也只在一心之内，都是天然自有的本性。十法界一切众生，六凡、四圣，同具善、恶二性，佛、菩萨不断性恶，而断灭恶行，一阐提人不断性善，而断绝善行。

佛教哲学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让人“断烦恼，了生死”，最终“成菩提，入涅槃”。也就是众生如何成佛的问题。那么，众生成佛的依据何在？印度佛教大乘有综合如来藏缘起说和阿赖耶识缘起说，以如来藏为依据，对这个问题作出最终解释，认为：这是因为众生都具有潜在的佛性，即如来藏，这是从觉悟的角度来说；从轮回的角度说，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与如来藏不一不异，是心性本体辩证统一的相对状态。在尚未觉悟的凡夫而言，就是生死流转的根本，阿赖耶识；在已经觉悟的佛、菩萨而言，就是光明遍照的大圆镜智。这就是说，成佛的心，也就是入魔的心，给人带来烦恼、痛苦，滋生贪欲与无明的心，同时也就是消除贪欲、灭除无明的潜在动力。

从探究人性的角度看，佛教这一观点包含着卓越的辩证法思想，它比单纯地鼓吹性善论或者宣扬性恶论都要深刻得多。它明白地揭示出人性内在的复杂与幽暗，启示我们正视人心、人性中的阴暗成分和与生俱来的魔性，自私、贪婪、仇恨、嫉妒、渴爱、淫欲，等等，而且正是在这种勇于直面自身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消除精神黑洞，产生精神超越的内在光明。这也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必须途经地狱的道理。因此，在《维摩诘经》中：

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为如来种？”

文殊师利言：“有身为种，无明有爱为种，贪恚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六入为种，七识处为种，八邪法为种，九恼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为佛种。”

曰：“何谓也？”

答曰：“若见无为入正位者，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华。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复能生于佛法；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又如植种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于我见如须弥山，犹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

在西方宗教思想中，关于人的堕落与拯救表现在魔鬼对上帝的挑战和他们之间的赌博主题中。比如耶稣在旷野里三次克服魔鬼的诱惑，耶和华对约伯施加各种灾难打击以考验他对神的虔诚，魔鬼梅菲斯特以诱导浮士德沉沦和堕落、俘获他的灵魂为赌约来否定人的价值和意义，否认神的创造，挑战上帝的权威。在这里，基督教实际上是把人性中灵魂与肉体、黑暗与光明、自然欲求与道德法则的二元对立对象化、实体化为魔鬼和上帝之间的斗法，最终又以上帝的万能和至善来肯定人生的正面价值。

按照奥古斯丁的决定论，人的“原罪”和“救赎”都是被决定的，人想要获得拯救，单靠自己向善的力量是不行的，还必须得到上帝的恩典。虽然现实中的善恶赏罚并非公正，但这并非神的不公，因为神的正义是超经验的，是神圣的奥秘，不可妄用人的理性来窥测。在“上帝之城”降临，“最后审判”之时，一部分人将与基督一起永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要遭受永劫。这样，人的价值根据和道德裁判的最终保证就是蕴含着全部可能性的超经验的神。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类，甚至说一切众生，都有无尽的欢乐与痛苦：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地狱，也是天堂。然而，不管是地狱还是天堂，不管作为十法界众生的任何一类中的个体，我们都必须直面自身的处境，承担起自己的业力或者说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完成自己在尘世间应有的使命。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异、灭，世有成、住、坏、空，一切凡尘俗世的浮华终将散去，天地万物也终将湮灭于无形。现代天文学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有开始，必有终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何在？如果这一切注定必须毁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对于这样的困境，英国哲学家罗素感叹说：“一切时代的结晶，一切信仰，一切灵感，一切人类天才的光华，都注定要随太阳系的崩溃而毁灭。人类全部成就的神殿将不可避免地会被埋葬在崩溃宇宙的废墟之中：所有这一切，几乎如此之肯定，任何否定它们的哲学都毫无成功的希望。唯有相信这些事实真相，唯有在绝望面前不屈不挠，才能够安全地筑起灵魂的未来寄托。”

实际上，这是一个悖论。既然人的存在是无根基、无前提、无目的的终极虚无，又哪里有什么希望可以寄托？有什么使命可以承担？这样，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的成就越辉煌，在遭遇毁灭、面临终结之际感受到的虚幻感、荒谬感和悲剧意识就越巨大、越强烈。那么，所有这一切注定是一个永恒的虚无，它们又为何存在？在一切存在物中，人是什么？人对于世界，究竟意

意味着什么？德国哲学家康德把这个问题分成三个部分：人能认识什么？人应该追求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而他的批判哲学正是对这三个问题的分别解答：人作为宇宙中唯一的理性存在，能够用理智的法则“为自然界立法”；人作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伦理主体，应该追求善；人的希望表现、寄托在自然的形式契合于先天的认知规则的合目的性的自由创造与理想之中。

显然，康德的人学必然导向以人的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人自身就是世界的唯一目的和价值尺度。康德的观点在启蒙时代，具有高扬理性、肯定人的价值的进步意义，但是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宇宙的开始与终结有其自身的必然性，自然并不是因人而生成的，更不是把人作为终极目的而存在的。人类只是茫茫的宇宙逆旅中偶然、短暂的过客，相对于浩瀚而悠远的宇宙时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演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究竟是什么，这在人作为有限存在者的认识范畴之内，似乎是个永远的谜。正如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在他的画作里给出的永恒之问：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

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需要信仰，需要宗教。因为在人有限的理性之外，是更为广阔的、非理性的境域。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给出的终极理由，人对自身的存在、存在的价值根据就无法解释，人的文明进步和伦理实践就没有意义，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片死寂、荒芜的焦土，人就会被虚无主义的精神黑洞彻底吞噬而变成纯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动物，而且比动物更贪婪、更恶劣。文学是探索人心、人性的艺术，因此，在这探索之中，就必须对人心、人性有深刻的认识和领悟。而在一切人类的精神现象之中，对人性的探究之深刻，莫非伟大的宗教，基督教和大乘佛教。

西方文学之注重幽暗、痛苦乃至反常、病态的灵魂解剖，与基督教的原罪说关于人性的罪孽与救赎观念有内在的源流关系，典型如俄罗斯文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其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来自其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人性的罪恶所具有的勇气和理性精神。

无论是十法界里极苦或极乐的众生，还是基督教的地狱火湖与天国，都是人生的痛苦与欢乐、绝望与希望的现实处境的艺术折射。宗教以象征的方式揭示出人生的痛苦、人性的黑暗，而后在直面这种痛苦与黑暗的基础上，给人以生存的勇气与拯救的希望。每个人都是以非理性的方式被抛进这个陌生的世界，在焦虑与恐惧中担负自己存在的“天命”，而后走向同样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终结——死亡。存在的虚无与荒谬感因此而生，灵魂的沉沦与拯救也因此而生。在今天的世界上，已没有任何现成的宗教哲学或者思想学说可以给予人类安稳的精神家园，但人必须思索，在求知与求爱的努力中，奋力寻求克服虚无与荒谬的道路。这道路，必途经黑暗的地狱、痛苦的炼狱，才能抵达自由、光明的天堂、净土，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尽沧桑的人，更能领悟人生的真谛。

海晏

2013.4.23

献给自由、爱与理想主义

卷首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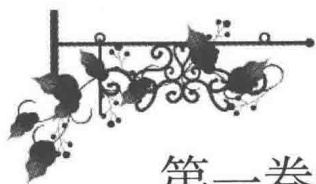
时，婆须蜜多女从其身出广大光明，普照宅中一切宫殿；遇斯光者，身得清凉。

尔时，善财前诣其所，顶礼其足，合掌而住，白言：“圣者，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云何修菩萨道？我闻圣者善能教诲，愿为我说！”

彼即告言：“善男子，我得菩萨解脱，名离贪欲际，随其欲乐而为现身。若天见我，我为天女，形貌、光明殊胜无比；如是乃至人非人等而见我者，我即为现人非人女，随其乐欲皆令得见。

“若有众生，欲意所缠，来诣我所，我为说法，彼闻法已，则离贪欲，得菩萨无著境界三昧；若有众生，暂见于我，则离贪欲，得菩萨欢喜三昧；若有众生，暂与我语，则离贪欲，得菩萨无碍音声三昧；若有众生，暂执我手，则离贪欲，得菩萨遍往一切佛刹三昧；若有众生，暂升我座，则离贪欲，得菩萨解脱光明三昧；若有众生，暂观于我，则离贪欲，得菩萨寂静庄严三昧；若有众生，见我频申，则离贪欲，得菩萨摧伏外道三昧；若有众生，见我目瞬，则离贪欲，得菩萨佛境界光明三昧；若有众生，抱持于我，则离贪欲，得菩萨摄一切众生恒不舍离三昧；若有众生，啖我唇吻，则离贪欲，得菩萨增长一切众生福德藏三昧。凡有众生亲近于我，一切皆得住离贪际，入菩萨一切智地现前无碍解脱。”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八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九》



第一卷

第一节

我一直在努力认识自己，并期待成为自己。

每天，我们，具体地说，是我，在继续着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奔波，谋生，吃饭，睡觉。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对着镜子，看到自己迷茫而日渐衰老的脸：一条细小的皱纹，也会在我的心底划下一道伤痕。我是如此地惧怕衰老，甚于一个女人，而我，明明是个男人。男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应该去爱一个女人。确实，我现在拥有一个女人——黄绮。至于说我是否爱她，或者说她是否爱我，或者说我们是否真的彼此相爱，那就很难说了……我们在一起三年多了，也可以说是同居吧。现在这个词儿已经落伍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婚姻和家庭终至消亡，情感和爱欲都将变成日常生活的调剂品。在这个喧嚣而迷乱的世界里，人类的交往与交流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和疯狂，这当然包括陌生男女之间的身体交往和心理交流……有人以为，女人天性需要一个男人，而男人天性需要多个女人，以前有个拖辫子的封建遗老还为此进行过一个茶壶和多个茶杯的辩护。其实，我理解，人性是相同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我和黄绮在一起三年多了，彼此熟悉的程度，已经深入内心和身体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我不清楚，她在心底是否还爱我。艰难而平淡的日子过得太琐碎、太卑微，已经让我们身心疲倦，神经麻木。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女人通奸是为了追求初恋的感觉。我不知道黄绮是不是这么想的，那么，我作为她的丈夫，不，具体地说，男人，也不是，确切地说，男朋友，是否允许她这么做？我想象着她去偷欢，在某个男人的怀抱里扭动、呻吟……不，这是个齷齪的念头！我们每天都有许多齷齪的念头。从前上高中时的秃头语文教师说，一个人脑子里的脏东西流出来，可以淹没整个世界。他还说，这是一位哲人说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凡有头脑、会思考，或者脑子清醒的人，都有这种体会，不必挂上哲人的牌子来吓唬我。我在思考，是的，我知道我在思考，有如钻进烟囱里的笛卡尔。我思考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人生、宇宙、哲学、宗教、思维、存在、自然、上帝、业力、缘起、进化论、粒子衰变、天体运行、减数分裂、新陈代谢、时空形式、男女、爱欲、理性、信仰、自由主义、极权主义、西方人、

东方人、民主、人权、阶级、革命、共和制、法西斯、三纲五常、异化、私有制、共产主义、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轮回、转世、中阴身、阿赖耶识、如来藏、真如、佛性、涅槃、形而上学、辩证法、经验实在、自在之物……

我无所不知，我一无所知。

我走在城市里坚硬的水泥路上，看到一群群、一丛丛的行人，神色冷漠，步履匆忙，我就从心里生起极度的惶惑与不安：存在的每一刻都莫名其妙、不可思议，那么，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为什么活着？……

我走在路上，每一步，都在奔向一个目标：去公司上班，去商店买东西，去菜市场买菜，还有……可是，一旦在某个瞬间，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着？一想到我会渐渐老去，最终化为尘土，这种可怕的虚幻感就会抽空我的身躯，让我变成一块轻巧、干枯的木乃伊。是啊！我为什么活着？一想到若干年后，我终将化为虚无，此时此刻的艰辛挣扎与无谓的奋斗，于我有何意义？我终将死去……我同时清楚地知道：人人都将衰老，最后死去。那么，我在今天死去，此刻死去，和以后的某个时刻，比如三四十岁，或者乐观一点儿，六七十岁死去，终究有何区别呢？

我太渺小了，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当我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下仰望浩淼的宇宙，就会感到这种反差的荒诞：存在是一件奇迹，存在是一种荒谬，存在完全不可思议。有时我想到，自己存在着，在茫茫宇宙的某一隅的某一小角落里悄然无声地存在着，生、老、病、死，似乎在千百万亿光年之遥的宇宙尽头，有人能感应到我，感到我的心跳，倾听我的心声，明了我的心迹，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悠远与神奇啊……

许多时候，幻想着在天空中精神遨游的人，大多是在尘世中寸步难行的失败者：这也许是一种心理补偿吧。说了那么多，我们毕竟还是俗人、凡人，因为要吃饭，我们都成了凡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大概就是这个缘故，佛教把身体看成一件罪恶的东西：

“此是应舍之身，罪恶之物，假名为身，没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灭之，如杀怨贼，而不欢喜？”佛陀入灭之际，如此告诫那些认为舍弃生命是痛苦的弟子们：因为在他看来，舍弃肉体的累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怪不得庄子丧妻，还要鼓盆而歌！圣人们高尚得似乎都没有性欲了，但我还没有纯洁到那个地步。我有一个尘世的牵挂，一个女人。我觉得我目前的生活，生活的乐趣，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她的存在。

她，黄绮。

我和黄绮寄居在一所学校的教工宿舍，这是个成人学校改造成的大专，在郊外。我自毕业就和黄绮住在这里。久远的房子，听隔壁的老太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的。外面的墙壁上，斑驳风蚀的水泥块，掉落成鱼鳞状的褶皱，点缀着各种杂生的野草；那些杂生的野草，从砖头的夹缝里艰难地挤出来，就如同我们：我和黄绮这样，在城市的缝隙里艰难求生的小人物。现在，他们发明

了一个新词，叫蚁族。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蚁族，因为蚂蚁是群居动物，而我不是。我一直独来独往，就像一只蜘蛛，总是在暗夜里爬行，精心而仔细地编织着自己卑微的生存之网。

房子在三楼，是租住房东曾老师的，他从学校后勤处那里租来，又转租给我们：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单位的职工，不能直接租用，只好从他手里转租过来。我们生活在由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编织而成的社会网络之中。组织，或者说单位，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不管是乡下的村落还是城市的社区，我们习惯于在各种有约束、有管理的组织中生存：因为，我们热爱组织，我们依赖组织。虽然我们经历了从古猿、类人猿到人类的漫长进化，并最终实现了根本转变，但我们始终不能脱离自己作为群居动物的天然属性。我和黄绮都是打工的，所谓的组织，都是私人企业的小公司，也许称不上什么单位，不过是个混饭吃的小团体罢了。

我们租住的房子是一室一厅，南北走向，卧室在朝南的一面，北面是厨房、卫生间，中间是一道厅。小客厅的窗子面向西。窗外，一株高大的相思树，时常把虬曲的枝干伸到窗前。从底楼墙根儿底下冒出来一窝缠绵交错的丝瓜蔓，多情地伸到窗台上，柔嫩的叶子，在夏天微熏的风息中轻轻地颤动。一场大雨过后，就会看到一两个浑身沾满细绒毛的小丝瓜从叶片底下透出来。我喜欢这道风景，它更胜过人工的装点，一切都在自然中显得妥帖而美好。屋里的桌椅床铺大都是这所学校的旧物，上面有以前用红漆印刷上去的标志：××经干院，漆皮已经剥脱得差不多了，如果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名字，是猜不出来的。我们有一张四方折叠桌，用来吃饭；一张电脑桌，是我花三十块钱从公司的折旧物件中淘来的。我们的财产还有一张淡绿色的藤椅，一张木制单人床，一堆没用的书——书大都是我的。

我叫方序，这名字和姓氏结合得很好，意思呢，也许就是循规蹈矩吧。在公司，他们流行起英文名，于是，就有人称我Fashion，时尚、时装。实际上，我一点儿也不时尚。黄绮从来不喊我的名字，我也是。我们彼此称呼“小方”“小黄”，客气得好像同事一样。

我认识黄绮，纯粹是个意外，那是大三的下学期末，一次上网的偶遇。那时，我在一所大学的“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学哲学，她在附近一所财专学会计。

我不喜欢讲话，也没有追求过任何女人，平时的乐趣就是上图书馆读书，基本没什么娱乐，跟周围所有的人都是点头之交：仅仅是认识而已，谈不上朋友。我拒绝说话，但凡能不说的话，尽量不说。我认为，语言是一种自我掩饰的方式，一种寻求遮蔽的途径，一种浅薄的藻饰，一种多余的累赘。我拒绝沟通，我生活在自闭的世界里；我很满足，我不想自己拥有的这种自足被打破。可是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至少辅导员是这么认为的——我有抑郁症或者精神压抑，建议我到心理诊所去咨询：因为现在患抑郁症自杀的大学生很多。我感到可笑：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病，反认为是他们有病。世界总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戴着自己的有色眼镜，透过镜片去观察他人；他人在自己的镜片里，变成了畸形的怪物。其实，在我的眼镜里，他们何尝不是一群庸俗、变态的怪物呢。“你自命清

高，其实你什么都不是。”有人对我说。我什么都不想说，我懒得搭理他，我有自己的乐趣。

我有一定程度的夜游症，一到晚上，总是感到极度的压抑：不是混合着性压抑的青春躁动，而是一种莫名的抑郁与绝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总是像梦游一样感到虚幻和缥缈，尤其是在夜晚。

就在这么一个晚上，我认识了黄绮。她来我们学校找我。我和接触任何人一样，漫不经心地和她吃饭、散步，听她说话，自己一语不发。我喜欢这样，听别人讲话，自己不想说。关于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们都是三千大世界里的刹那生灭的微尘，卑微而琐碎的生命，犹如水月镜花一样微不足道，在尘世里喋喋不休跟痴人说梦有何两样呢？每次，当我抬头仰望星空，就不想再说话了，什么也不想说了，把所有的表达，都变成静默中的玄想。那天晚上，我和黄绮是第一次见面，原来是在网上聊天认识她的，只知道她是学会计的。我和她有什么好说的呢？也许，是她感到自己活得太实在，就找我这样缥缈的人吧。

那天下午，她打电话给我，说她下课以后有时间，问我可否同她见个面……我同意了。

在学校门口，我找到她，带她进来，请她吃过晚饭，然后一起在校园里晃荡。

我偶尔打量她一眼：她很漂亮，身材挺好，有点儿饱满、圆润的意韵，水星一样润泽的眼睛里，总是有些魅惑的光泽，那种表面的静穆难掩这种内在的妩媚。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我听她在叙述，却从没开口。她或许认为我口吃或者有某种功能性语言障碍；我不想去解释、分辨什么，我拒绝说话，我只是在听。

“你怎么不讲话？……”她忽然转过头，盯着我问，“还是，我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话？”

我淡然地笑了笑，那笑意有些勉强。

我们从西区教工宿舍那边走过来，往回走，穿过一条灯火幽暗的林荫路。她走在我前面，我从侧面打量着她窈窕的身材，不由从心里生起一点儿欲望的火星，然后开始燃烧、蔓延……我一向认为自己有点儿性冷淡，虽然我正值青春年少，可是很少有性幻想，即使有，那也在许多的静思默想中消弭于无形……我从未想过结婚、生子以及其他世俗人群应该履行的程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考虑毕业以后去深山里隐居：刀耕火种，自给自足，如同远离人群的隐士。

我们继续走着，我忽然觉得自己身体里久已酝酿成熟的、青春的欲望和激情苏醒了：它们被长久地抑制在内在自我的巨大磐石之下。我很少和女人约会，这是上大学以来的第一次，也很偶然：如果不是黄绮主动提出来见我，我是不会去找女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认为这世上有什么爱情，我觉得那不过是一种动物性的原始欲望而已，“腥臊交媾，脓血杂乱。”我独自学习了许多宗教哲学经典，更加感到尘世的虚幻和迷惘，忧郁到想要逃进深山老林里去。在无数次仰望星空的静思默想中，总感到尘世的一切是何其卑微与荒谬……这世界上的种种成败利钝，相对于浩渺、悠远的宇宙时空，又何足挂齿呢？于是，我决心要成为宗教领袖，成为耶稣、佛陀一样的精神导师，

成为世世代代、亿万群氓顶礼膜拜的偶像。

我认为这样的人生才值得去奋斗，否则，我们如同过眼云烟一样，从世间飘过，终究有何价值呢？我一直怀揣着成为宗教圣人的远大理想，梦想自己有一天，如同天空和海洋一样照临尘世，成为亿万信徒顶礼膜拜的偶像……我是不是疯了？患了妄想症？还是这个理想太过骇人？宗教圣徒为什么要禁欲？尽管没有实验表明，禁欲主义必定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可是一个宗教徒总是在禁欲方面才能表明他道德上的圆满和精神上的洁净。然而在那天晚上，我关于宗教圣人的梦想破灭了。我终于发现，自己终究是一个俗人，一个凡夫，这让我甚感悲哀：原来长久的刻苦修炼并没有剿灭自己内心深存的欲念和对女人的本能渴求……

我和黄绮继续走着，始终一语不发，只是淡然地听她絮叨。这倒不是有意针对她，许久以来，我就拒绝讲话：静默，是我达到自由的方式。她开始揣度我有某种精神或心理障碍，或者不懂人情世故。

“你怎么了？”黄绮终于忍不住，停下来，有点儿懊恼地瞅着我，“你是哑巴吗？……”

我忽然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忍不住用一种淡漠而略带敌意的神情盯着她……我看到她的表情有些吃惊，她也许会认为我中了邪或者有心智障碍。

我伸出右手轻轻抚摩她的左边脸颊。

“干什么！”她一把打掉我的手，然后扭头径直往前走，“刚跟你见面就动手动脚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勇气，或许是想观察一下女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或许是因为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侮辱而滋生起隐秘、邪恶的敌意……

她很恼我，甚至有点儿嫌恶……她径自走到一边去，我不紧不慢地跟着她，一直走到一栋黑黢黢的教学楼旁边，那是“物理与电器学院”的实验室。

已经晚上十点半了，周围早已没有了人影。

“附近有洗手间吗？”她忽然站住，回头问我。

我也不知道，跟着她四处找了找，在教学楼西边走廊出口的角门边儿上，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洗手间。她推门进去，我在外面的暗影里等她。很快，里面传来冲水的声音，我知道她小便完了，准备出来了。

在那一刻，或许是内心深处的魔鬼驱使，或许是本能的欲望冲动，或许是想通过征服她显现我作为男人的某种力量，或许是因为她的恼怒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非要将她制服……总之，一切都急促、混乱得匪夷所思：我乘她开门的瞬间破门而入，把她拥裹着压到墙上！她惶恐起来，奋力想挣脱我，可是她的抗拒如同冰雪一样，在我燃烧的烈焰里迅速地融化了。

我有力量制服她。

我把她紧紧地箍在怀里，用双唇堵住她准备呼喊的嘴，用舌头撬开她紧闭的唇，用力地吮咬她……我用一只胳膊箍着她的脖颈，用身体压着她，让她动弹不得，腾出另一只手，撩起她的裙子……

她在那一瞬间发出略带凄婉的呻吟……我不许她喊出声来，把她的双唇封得紧紧的，紧紧地抱着她，持续、用力地攻击着她的身体……

我的疯狂如同奔泻的山洪一样冲下山谷，然后散开、奔流，落入悠远的、洪荒时代的原野……

终于结束了，我依旧抱着她，她一声不响，我也没有出声。她靠着墙，木偶一样，一动不动。我渐次清醒起来，松开她，蹲下身来，帮她整理衣物。黑暗中，可以闻到一丝生鱼卵一样腥膻的气息……

我起身看着她，她依旧不动。我伸手去拉她，她拨开我的手。片刻，她似乎梦醒了一样，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自己整理了一下衣物，从洗手间走出去。

我惊恐、惶惑、飘忽地跟着她走了出来。

外面，月亮白白的、光光的，旁边的灌木草丛里，虫鸣如织；可以听到远处模糊、嘈杂的人语声。

我走过去，站在她面前，不敢看她。她直盯着我，半晌，忽然左右开弓，奋力给了我两个耳光！

我似乎清醒了一些，感到自己身体虚弱、头脑混沌，我反复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有些不敢相信。我会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低级、龌龊的家伙？我到底是怎么了？我有些怀疑自己在梦游，还是我潜在的动物性本能在脆弱的道德约束力面前不堪一击？

我一定是神经抑郁得有些神志不清了。

渐渐地，我才感觉到口里有一股咸咸的味道，用手一摸嘴唇，全是血。方才我害怕黄绮呼喊，用嘴唇封着她的嘴，她着急了，一发狠就把我的嘴唇咬破了。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收场。

“明天给我拿五百块钱，”她思忖了一下，斜瞅着我，命令道，“不然我让你好看！”

我依旧站着没动。

“送我回去！”她继续发号施令，而后转身离开。

我不即不离地跟着她，走在她后面，一直把她送到学校门口。她回头看着我，似乎觉得我嘴唇上的血迹有些刺眼，取出纸巾给我，让我擦一擦。

我按照要求，把钱存到她指定的银行账号上。

一个星期了，一直没有找过黄绮，不知道她怎么样了。自从那次以后，我的心就彻底乱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心无挂碍地坐在图书馆里看书了：书上的字符忽然跃动着，变成了女人闪耀的明眸，性感的红唇，在恍然的身心震动中，耳边似乎总回响着那一声含混而凄婉的呻吟……想着想着，就不由得浑身躁动……我忽然明白，自己那伟大的宗教理想已经崩塌了。我不可能去过那种从前非常向往的宗教生活了，尘世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痴狂，让人留恋、迷醉。

我忍不住发了一条手机短信给黄绮，没有回应。我只得起身走到窗口去打电话，半晌，才听到她有意克制的、爱理不理的声音：“你有什么事吗？”

我没有吭声。